

第七回 施毒計假寫黃瓊書 起雄師險遭力木箭

詞曰：

洞房記得初相遇，便只合，長相聚。何期小聚幽歡，變作別離情緒。

況值淒涼秋色至，望遠山落霞無數。欲寄小紅箋，奈飛鴻歸去。

一場寂寞憑誰訴，算前言，總輕負，早知恁地難拌，悔不當初留住。

其奈風流端正外，別有繫人心處，一日不思量也，攢眉千度。 右調《晝夜樂》

且說梅小姐聞逢玉繫戀李公主，心中妒忌，欲設計除李公主，使人請諸葛同進來，見禮畢，梅小姐道：「黃郎每日只是憶念李公主，放他去，恐怕他不來，不放他去，又恐夫妻反目。奴欲求軍師設個妙法，去除了李公主，絕了黃郎的念，庶得黃郎安心樂意住在我這裡，望軍師勿吝妙計。」諸葛同低頭想了一會道：「要除他不難，只要瞞了黃郎主僕，如此如此，也不須去除他，他自會送上頭來，但須學了黃郎筆跡，方騙得他信，不知黃郎曾露有筆跡否？」梅小姐道：「他每日在那裡寫字，待奴取一二幅來與軍師看。」隨轉身到茶寮，悄悄取了兩幅出來，遞與諸葛同，展開一看，是一首《調笑令》小詞，云：

朝日，朝日，也似知人愁疾。淒淒斜上東峰，無限恨人意濃。濃意，濃意，莫解心頭滋味。

再看第二幅，卻被墨污了大半，只剩尾數句，諸葛同朗朗的念道：

況潘岳情懷，荀郎模樣。

無處覓個青鸞，何時傳羽翼，扶雲漢，再上嘉山，重攜手，推敲數篇，免依懷，閒愁萬種歪纏。

諸葛同看了，搖首道：「看這詞，小姐全不在他心上，真個不除李公主決留他不得！」梅小姐道：「望軍師作速寫起書來，差人遞去。」諸葛同領諾出來，日夜把逢玉字跡，細細模效得十分相似，遂寫起書來，差一個精細漢人，教了他言語，捎了書子，連夜下山，望嘉桂山而來，正是：

婦人心本毒，不毒非婦人。

怪爾臊鬍子，存心更不仁。

今不說天馬山，差人逕投嘉桂山來。且說李公主，自逢玉去後，著實放心不下，眠思夢想，皆在逢玉身上。一日，坐在寨中欲做一首憶逢玉詩。提起筆來，才寫得兩句道：

相見無多日，如何遽別離。

便覺神思困倦，隱几而臥。忽聞寨外轟天一聲響亮，如萬馬奔馳，金鐵皆鳴。急忙披掛，綽槍在手，跳上銀鞍，率領左右出至寨前一看，見嘉桂嶺左邊崩去一片，洪水迸出，直射至中營來。正驚訝間，逢玉一騎飛至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拍馬來迎，不覺馬失前蹄，兩個一齊顛落崩坎下去。大喊一聲「呵呀！」驚醒轉來，卻是南柯一夢，急出一身冷汗。回頭見春花、秋月二婢緊緊以袖護住前後心，問道：「爾兩個見了是麼？」春花道：「不曾見是麼，公主假寐此間，奴婢兩個伏侍左右，見公主玉體時動對靜，口中囁語。奴婢恐公主著魔，故此攏來掩護。」公主凝思了一會，心中驚疑，傳令請苻雄到來，訴說夢境道：「奴此夢不祥，莫非黃郎有甚不妥麼？」苻雄道：「公主思念黃郎，故有此夢，不必憂疑。且此去德慶，不過半月路程，有甚不妥？望公主寬心。」苻雄安慰一番辭去，公主總放心不下，隨喚兩個軍健到來，吩咐道：「姑爺去德慶大紺山，已經月餘，諒必將回，爾兩個多帶盤錢，騎馬一路接去。倘接著了，可著一人先回報我，務須接著！」軍健領命，去了月餘回來，公主急忙喚入問道：「不曾接著麼？」軍健回道：「小的兩個，一直接到德慶，並無音信。小的便跟到南江口，訪問大紺山，欲意到大紺山接取姑爺。彼處人民都說大紺山，近年都被天馬山瑤王梅英佔據，等閒人人去不得。小的因不敢進去，只得回來覆命。」李公主聞言大驚，急喚前往茶蘿山裨將進來，盤問道：「大紺山已被賊占了，姑娘怎敢搬去住？敢是爾探聽不實？」裨將道：「彼處鄰人都如此說，公主不信可差人再去探來。」公主聞言，遂另換一名裨將再到茶蘿山，探了回來說道：「姑娘移往大贛山，不是大紺山。」公主跌足道：「黃郎休矣！黃郎傲上不傲下，傲剛不傲柔，彼遇強徒不肯屈辱，其能免乎！」遂放聲大哭，把前裨將重責二十，褫革不用。諸將聞之，俱來問慰，苻雄道：「公主不必過為悲傷，須差細作悄至大紺，緝探黃郎曾到彼處否？到了曾受害否？如果有是麼長短，末將願與諸將起傾寨之兵，與黃郎報仇！」諸將齊聲道：「苻將軍之言是也！」言畢辭出。公主只是分解不開，自思自想道：「黃郎是個情深義重的君子，若無事故，必不延遲至今。前在此處，與奴何等恩愛，尚急急欲踐張小姐之約！今到大紺難道就肯負奴之約？其必不免也明矣！」想到此際，便寢食俱廢。又過月餘，夜將二鼓，心中驚跳，喚春花二婢起來，坐在庭前，仰見一輪皓月，參橫桂影，憶去年同黃郎在此玩月，風景如昨，人情異昔，不覺淒然欲涕。命秋月取過筆硯，就於月下寫成一絕云：

寂寂庭前草，啾啾戶外鳴。

伊人懷不見，月影轉花陰。

詩才寫畢，外面擊柝傳進來，苻將軍要見。公主大驚道：「舅爺何事深夜來見？快請進來！」苻雄進來稟道：「朝天關盤摩羅，連夜送一漢子到末將寨中，云是天馬山黃郎差來下書的，末將不敢怠玩，特來啟知。」公主忙問道：「漢子那裡？」苻雄道：「現在寨外。」公主忙叫喚進來，漢子見了公主，跪在地下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望公主念夫婦之情，救取我表弟黃逢玉則個！」公主問道：「爾是何人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人是黃逢玉表兄劉鶴齡，同母徙居德慶州，消折了本錢，投在天馬山瑤王帳下做個巡丁。前月十三夜，巡至山後，聞得哭聲哀慘，係小人鄉音，因巡至其處問守牢兵士，說是大王捉得嘉桂嶺來的奸細，受苦不過，在此悲啼。小人向兵士陪個小心，進去細問，方知是表弟為看我母子被擒的，小人痛極，欲設計放他，表弟說：『此山路徑叢雜，賊營四布，我身被重創，恐走不出，若要救我，除非通信於嘉桂嶺李公主處，起大隊人馬來鏟平此賊，方救得我。公主念我夫妻之情，聞信必來，但恨無人通信耳。』小人聞說，暗取筆硯與表弟作了書，連夜偷下山來，望公主慈悲，救取則個。」說畢，一頭哭，一頭向胸前貼肉解下一個油紙包兒，包著一封書，取來獻上，左右接來交與公主。

公主道：「既是伯伯，請起來坐了。黃郎幾時被擒？如何被創？請伯伯細述與奴聽。」漢子起來坐下道：「表兄劉鶴齡，前月十三夜，

口，初九午牌時候二僕被擒，表弟後至，殺散瑤兵，斬裨將一名，撥回馬逃走，遇雲欖山石春白截戰，不得出，復走入紫障山，被瑤王梅英拿獲，愛表弟儀表，勒逼與他姐梅映雪成親，表弟謂已娶了公主，三回五次力拒不從，觸怒瑤王，打了二十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昏絕數次，丟在後山土牢，絕其飲食。至第三日，復使人誘說表弟，表弟拒之益力，謂：『若要我婚爾姐姐，除非我妻李公主來，許了則可。若徒以威力壓我，其說爾是個賊徒，就是當朝宰相，也未必壓得我黃逢玉倒！』瑤王大怒，日加鞭笞，幸得軍師諸葛同向瑤王說道：『他既不從，打死也無益。』瑤王始把表弟監在山後，主僕三人日給米三合，危在旦夕，望公主及早搭救。」說罷又哭。公主聽到拒婚打棍，便撲簌簌淚下沾襟，聽完，忙把書扯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辱夫黃瓊，百拜賢妻李公主妝次：

瓊別芳卿，於四月中旬陷天馬，於五月上浣，雲陽力戰，非不斬彼渠魁，紫障被擒，竟難脫身虎口，感卿情而拒婚蠻女，甘受毒刑，忍創痛而強延殘生，希通慘信。嗚乎！口絕羹湯，身流膿血，初心愈固，矢死彌堅，倘歸魂之有路，當指嘉桂而來游。願麗質之自珍，勿為鱗生而飲恨。

薄命黃瓊，庶幾瞑目。淚白。

讀畢，大叫一聲，憤絕於幾。春花二婢急忙抱住大哭，喊道：「公主甦醒！公主甦醒！」苻雄亦哭。苻夫人聞之，急忙來到，捧著公主臉兒亦哭。少頃漸漸甦醒轉來，大叫一聲，又氣絕於幾，星眸緊閉，花容脫白。苻夫人慌忙抱在懷中亂叫道：「嬌兒，爾怎麼如此！須放著老娘不死！」苻雄見呼叫不醒，急吩咐左右泡盞順氣湯來灌下，方漸漸甦醒。苻夫人與侍女扶至繡房，安置牀上，與苻雄兩個緊緊看視。至天明，方才哭得出來，道：「母舅須與甥女泄恨！」苻雄道：「願公主平其氣，安養貴體，料天馬山也不是有關、張、馬、趙之勇，孫臧、吳起之智，難攻難戰的，待末將與諸將操練兵馬，刻日起程，與公主泄恨！」苻夫人亦泣道：「我兒，爾欲救取黃郎，正須愛惜身子，方才有濟。爾平昔讀書，如何全沒些用？書云：『必有忍，乃其有濟。』不怎爾自家先怒壞身子，如何還料理得來？」公主泣道：「賊徒欺奴太甚，不由人不怒恨！」

苻雄道：「姐好生看視甥女，我出與諸將商議。」出至前營，擊動聚將鼓，諸將齊集。苻雄把上項事述了一遍，又把假書與諸將看了，各各咬牙切齒，拔劍斲地道：「此賊敢如此欺負人，望將軍請公主發兵，我等願死鬥以報公主！」苻雄道：「若得諸將齊力，何愁不踢倒錦石，踏平天馬！」獨鄧彪低著頭，嘿嘿不語。苻雄道：「鄧將軍為何不發一言？」鄧彪道：「末將細細想來，恐怕諸將空有沖天之怒，姑爺決不能救，天馬決不能破。」苻雄道：「如何見得？」鄧彪道：「吾聞羅旁萬山重疊，其廣千里，諸賊散營巖穴，出沒不測，若要征剿，必須得三十萬人，據其要害，斷其救應，然後假以歲月，漸次剪除，則易為力。若僅以數萬人征之，擊東則失西，擊南則失北，自己救應之不暇，而能覆人之巢耶？今嘉桂人馬只有二十萬，留守非五萬不固，除去五萬則僅十五萬可行，何益於事？」苻雄道：「然則將如之何？」鄧彪道：「吾聞朝廷累次發兵征剿羅旁，費了許多錢糧，不曾得他張弓隻箭，今我們肯去征他，朝廷必喜，何不著人到吳督府處，求他發十五萬大兵相助？」苻雄道：「將軍之策甚妙，只是今日用不著。就令吳督府慨然應承，諸司不相阻撓，十五萬大兵非同小可，必須奏請朝廷，下部會議，復奏准行，然後移文知會，到了督府，又要提調各處兵卒到來，才得後行。今救黃郎如救焚溺者，若待如此，當索黃郎於枯魚之肆矣！」鄧彪道：「即不然，也須諸督府發文書，知會關津，方無留難。借橫江六百艘，小撥槳四百，水陸並進方為有備。吾聞到了錦石，要渡海，方上得南江口，無船怎樣渡海。既過南江，便須留將扎住水寨，以為應援，事須慮全，愚意如此，將軍其圖之。」苻雄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」遂一面打發人到督府行事，喚回各處開店裨將，一面操練人馬齊整，請李公主升帳，調控人馬起行。正是：

戰為兇器謹為然，賴得將軍慮得全。

他日羅旁馬盡北，方知妙策不曾偏。

三通鼓罷，一聲炮響，鼓樂齊奏，李公主升帳。眾將參拜畢，李公主發下令來。著前哨總苻雄鎮守嘉桂嶺，節制諸寨人馬；玉蕊山哨總鄧彪移鎮朝天關，兼管三關；裨將馬阿摩守左寨、馬順守右寨、單勇守玉蕊山、賈奇守中洞山，各留兵一萬居守。撥右哨總趙信領水軍先鋒、哨總唐虎為水軍合後，各帶兵一萬、裨將十員先行，凡雲棚、望斗、鏢箭、帆檣，俱宜齊備，左右架佛朗機炮，副以九龍信炮、蒺藜錫炮、灰罐煙球，不許有遺。二將得令而去。撥左哨總苻離為前部先鋒、盤摩羅為左護衛、馮木力為右護衛、馬贊為合後、馬格為前運、鄭繼倫為後運，各總兵一萬。自總中軍，帶女將楊翩翩、許玉英等。辭了苻夫人，大炮三聲，陸續起程。苻雄、鄧彪送至山下，鄧彪啟道：「願公主兵到羅旁，毋躁急，毋玩敵。」公主應諾而去。鄧彪回至關上，悶悶不樂，謂苻雄道：「吾觀公主滿臉愁容，恐非吉兆。前將軍使劉鶴齡同細作往探羅旁路徑，吾想鶴齡，雖有姑爺書柬筆跡可認，細察其人，眼眶怯而舉趾揚，恐不可過信，末將已留下在此，將軍以為何如？」苻雄道：「將軍可謂深慮遠識矣！末將見公主悲傷過度，心中不安，一時慮不及此。」言罷，別回寨去不表。

且說李公主，帶了諸將，浩浩蕩蕩，旌旗蔽空，殺奔天馬山來。不則一日，頭站已到錦石，紮下營寨，候大隊到來一齊渡海。次日，李公主到了，即欲渡海，苻離力阻道：「水軍未到，進退煩難，決乎不可。」公主只得住下。其夜，神思不寧，起在寨中，秉燭而坐。久之，憑几而寐，夢至一個所在，舉眼看時，見縹緲峰前現出一個宮殿，爾道如何：

瑤台如畫，瓊閣凌空。棟際雲生，恍似香煙靄靄；簾前霞映，渾疑寶氣騰騰。

果然上出雲霄，真乃下臨無地。景象必非蜃樓海市，規模定是貝闕珠宮。

公主到了門前，內裡走出一個女童，招手道：「這裡來。」公主輕移蓮步，跟著他進去，早有一仙女，頭戴星冠，身披紫霞服，手執塵尾，含笑相迎道：「妹妹好麼？」公主仔細一認，卻不相識，忙施禮道：「小妹不識仙姐，仙姐何由識小妹？」仙女笑道：「別了一十八年，怪不得賢妹不相識。但賢妹此來不易，此去尤不易。奴有個柬帖相贈，賢妹持回，可細玩之。」言畢，於袖中取出一柬帖塞在公主袖中。公主垂淚道：「奴夫為天馬賊徒所困，不識此行可能救得否？望姐姐指示一二。」仙女笑念幾句道：「爾情後情，荷情後情，離情合情，總歸同情。」公主不解其意，正要再問，仙女把塵尾向面上一拂，忽然驚覺。舉眼見楊翩翩帶劍侍立於側，問道：「爾還未寢麼？」

翩翩道：「公主未寢，奴婢安敢遽寢。」公主凝思夢境，暗自付道：「那仙女道我與他別了十八年，難道我前身是個仙女？他道此來不易，此去尤不易，怎麼我一驚就醒回來？」再把爾情後情細想，全然不解，也就放下道：「總是連日不寧，心虛發夢，有甚憑得！」正要起身歸寢，忽袖中墜下一物，忙拾起看時，果有一個柬兒，不覺大驚失聲道：「原來這夢竟非幻覺！」楊翩翩道：「公主有甚夢？」公主把所夢述了一遍。楊翩翩討柬來看，二人就在燭下張開一看，見柬正中寫著兩個大字，上上各注一細字

姦：臣前 翽：主後

頂一女字用朱寫，下二女字用墨寫，兩男字用朱寫，中女字用墨寫。兩人看了不解其意，楊翩翩忽以指擊案道：「奴想著了，此必是仙女教公主行兵的機謀！」公主道：「爾試解看。」翩翩道：「奴輩是臣，公主是主。臣在前，眾女兵當前進也，故一簇都是女子。主在後，公主當與諸將後進，故女在男中也。」公主道：「怎麼上用朱寫一女，下用墨寫一女？」翩翩道：「下一字注主，主非公主，如何公主好穿紅而反用墨寫？欲公主易服也。上一字注臣，臣非奴輩，如何奴輩戎服是黑而反寫一紅女字？欲為首一人穿紅也。昔曹孟德征徐州，虛設旗號而身反在官渡。或者仙女亦欲公主顛倒為此，以疑之也。」公主點首道：「爾言大是有理。先虛後實，行兵原有此法，俟諸將到來，爾便可豎我旗號，穿吾紅袍先進。」翩翩領諾，言畢就寢。

次日，苻離引一個人來見，公主問道：「爾是何處人氏？見我何事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姓黃名翹昇，程鄉槐花村人氏，自幼隨父在德慶做香，凡天馬、大紺諸山，小人終日往來採香，路徑都識。今聞公主來征瑤賊，為地方除害，小人繪成一圖，特來上獻。」公主問道：「爾既在程鄉桃花村，可識思齋黃太公乃郎黃逢玉否？」翹昇道：「他是小人叔行，那有不識。」遂把逢玉家世逐一說來，一些不錯。公主大喜，推逢玉分上，賞他為帳前把總。取圖來看，路徑叢雜，山形險峻，叫翹昇近前，指圖細問，盡得其要。水軍已到，一齊渡海，按圖令水軍先鋒趙信領小撥漿三百，從九十九灣進至紫障灘取齊。先鋒苻離由鷓鴣山左出雲欖，至紫障取齊。楊翩翩打公主帥字旗，帶女兵三百名為第二隊；馮力木為第三隊，公主自居第四隊；馬贊第五隊。另撥一枝與盤摩羅，由鷓鴣山中路穿出紫障，與苻離合兵。唐虎結水寨於南江口。調撥已定，發炮起行。

單說楊翩翩，穿了公主織錦紅戰袍，扯起公主旗號，逶迤望雲欖山來。行了二十餘里，見兩山逼來，仰看懸崖上，都是亂蓬蓬的茅草，隔離天日。因前軍已過，大著膽指揮女兵緣澗而行。正行間，上面亂茅林裡一聲梆響，亂弩射下。女兵大喊一聲，要走時，路窄澗深轉身不得，其得蹲著身子搶團牌遮蓋，怎奈其弩長三尺有餘，鋒利非常，又無虛發，枝枝皆透牌穿骨。三百女兵，一霎間皆死於澗中。苻離聞之，急欲轉身來救，兵馬擁擠，轉身不得。忽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殺來，苻離只得率眾向前迎敵。正戰間，背後截出一軍，把苻離圍在核心。馮力木聞之，驅兵向前，見三百女兵俱射死做一堆兒，楊翩翩遍身皆弩，叢集如蝟，首已被割去，力木大驚，知是中計。一面著人報知後隊，一面殺進去救應苻離，怎奈谷口已被賊兵塞住，不得前進。正慌間，忽聞喊聲大起，賊兵紛紛退出。原來盤摩羅至鷓鴣山後，遇賊將萬人敵攔住去路，摩羅奮力殺退，向東趕來，正遇賊將石春白指揮兵士來塞谷口。摩羅丟了萬人敵來戰石春白，春白抵敵不住，敗下陣去。力木乘勢衝將出來，與摩羅合兵，殺入重圍，救出苻離。賊兵退去，諸將不識地利，不敢追趕，且立下寨棚以候公主。再說李公主，聞前面有兵，急催眾將向前，來到澗側，見楊翩翩射死，放聲大哭了一場。撥裨將一員，分兵三千，教於此山之陽掩埋女兵，事畢，就便於此山險要處屯紮，以防敵人扼我。吩咐畢，連夜趕出紫障，與諸將合兵結寨。可憐：

敵騎猶未見，忠義已先催。
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狂客評曰：同是招贅耳，於嘉桂嶺何等親熱，於天馬山何等冷淡。毒計之設職此，雄師之興由此，應合迴環極分曉，極縝密。

西園曰：李公主只是忒煞多情，遂致幾乎不免。

謝菊園曰：此書妙處全在善以作勢。如此回極寫李公主驚憂逢玉，是為本回興師作勢；三請兵是為隔回縮胸困逢玉作勢。諸如此類殊難悉數，細認自得。

啟軒曰：鄧彪為嘉桂智謀之士，李公主不攜之同行，亦是失著。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